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四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子臣鄒奕孝

謄録監生臣薛澍

釋文紀卷四十三

明　梅鼎祚　輯

隋六

蔣州僧慧文等

與智顗論毀寺書　開皇中有司壞諸空寺取其材用慧文等請顗申達晉王求吉

王書谷之

奉誠寺慧文龍光寺法令光宅寺智勝等稽首和南伏

見使人賷符壞諸空寺若如即目所覩全之與破及有僧無僧毀除不少伏惟大王菩薩植信崇明興建三尊慈仁化物豈不宏護佛法留心塔寺但此處僧徒忽見毀廢咸懷憂恐大王雖照同朝日而聖德高遠衆情傾仰無因簡徹伏惟智者禪師道俗歸止有所言勸悉善為先文等不揆庸微馳來奉告必顧運大慈悲垂為申達冀未壞之寺庶得安全敢藉護持輒此祈仰謹和南

開皇十二年

二月八日

智顗與晉王述蔣州僧書

今獲蔣州奉誠寺慧文律師書敬呈如別仰惟匡持三寶行菩薩慈近年冦賊交横寺塔燒燼仰承大力建立將危遂使佛法安全道俗蒙頼收拾經像處處流通誦德盈衢衢恩滿路昔居戎在陳尚得存心况息武興文方應光顯至如慧文所述捞剔伽藍必由在所官人多生僻解致令外僧惶惑憂懼不寧貧道常念無堪謬當知識若論愛惜形命豈敢言忤公門特是佛法相關亦

由香火事大意之所為惟憂冥道寧忘即日之身必存未來之議若不述愚心則虛當四事復乖三稔香火是何人乎是何人乎在所官司惟怖事辦豈慮因果將來善惡耶當願聖德尊嚴履萬安之路福禄隆重高而不危修菩薩行棟梁佛法牆壍三寶澤覃四海風芳萬代若謂寺多州少國或不聽方便善權仰由安立若須營造治葺城隍江南竹木之鄉採伐彌易仰希宏綽提拔將沈故寺若存新福更長冀蒙矜允幽顯沾恩法事仰

千追深愧踖沙門某敬白 三月十一日

晉王答蔣州事書

弟子總持和南爰逮高旨蔣州僧所及竊以僧居望刹食惟分衞所立精舍本依聚落近年奉詔專征弔民伐罪江東混一海内乂寧塔安其堵市不易業斯亦智者備所明見而亡殷頑民不慚懷土有苗恃險敢恣螳螂横使寺塔焚燒如比屋流散鐘梵輟響鷄犬不聞廢寺同於火宅持鉢略成空返僧衆無依實可傷歎彼地

福盡方城丘墟所餘堂塔本不壞毀其有現僧亦許房住唯虛廊檐宇會當倒壓所以移來還充寺館其外椽版榷借築城若空寺步廊有完全者亦貸為府廨須一二年間民力展息即於上江結筏以新酬故本勒所司具條孔目無慮零漏恐遠僧未能曲見頓用仰誣必願言提寔諸其掌猥延滿軋戀側良深謹和南（並國清百錄）

長安曇遷禪師

與智顗禪師書

開皇十三年九月十三日京師興國寺曇遷和南天台山禪師足下仰惟聲高道邁疑和上之來儀德遠智深想彌天之再託言思頂禮申接足於丹誠佇望東山戀光儀之若渴時來寒重願善起居衆生難調化宏勞念仰承遠遊荆鎮利物宏多棲思青溪足暢懷抱冀德光迴被用展翹誠化導周行蒙沾勝益願珍道德續結祇承謹和南率奉醍醐願領微意迴被北藏作迴被

導因寺惠嵒等

致智顗書

竊以妙理沖玄隔言象之外應機濟物寄真俗之談自鵠樹潛儀金棺晦迹微言託於傳授密教假於宏通故有五種法師四依開士遹後連踪繼跡數百年中雖復慧炬潛輝而法流恒瀉加以專思碩學竝願盡性窮源然性不可窮源何易盡鹿羊之文既惑兎馬之說猶疑若不假以大心終歸永蔽仰惟禪師盛德清高跨衆流之表奇才内密越詞人之上雖不衣錦還鄉且見懷珠

反本屬以天清地肅王道康夷四衆傾心民庶忻仰各
願諮受咸思採聽幸以慧雲之潤忘秘恡于未聞師子
之音廣宣揚于渴仰暫移浪迹之步權啟滅定之門俯
就羣心哀憐祈請書云朝聞夕殞法說一句染神必不
累月經年繁勞視聽庶曾聞一實者決了衣珠未發菩
提心竝知迴向賢愚喜躍凡聖歡愉豈不宏法棟梁合
生舟楫不任引領謹遣十住寺臻法師歸依座下普述
衆心鵠望泉涌之資側遲洪鐘之響輒以塵聞咸懷喜

躍

荆州道俗陳子秀等

請智顗講法華疏

導因寺東巖菩薩戒弟子陳子秀等稽首和南竊以法門不二理絶言忘應病隨機假名相說雖復常居寂滅而廣示威儀不起道場躬昇自在義談廣狹迹現淺深普是有識津梁含生舟檝論其汲引莫不方便為先語其提攜無非譬喻為本宅中童孺識三車而競出傭賃

窮子知糞穢之可除仰惟禪師居大慈之位懷普洽之心懷貫三空智階百法輒欲奉屈宣揚法華一部展禽郤伯銜小功微尚復布政棠陰宣風柳下汜復親承三點高修六度必願俯就傾誠留心鑽仰漢皇白水由昌大風桑井可嘉無容黙已庶令貴賤上下咸識一乘大葉小枝等蒙慈潤幸使高源鑿井速見洪泉醉卧惛迷還知昔寶輒述衆情罔知陳具謹請 開皇十三年八月十日

蔣山棲霞寺衆保恭等 恭姓崔青州人唐初終京師大莊嚴寺

請智顗講法華疏

棲霞寺衆保恭等和南竊以瞻慕明德厭管屢遷展覲以來炎涼再隔伏滄至法用稟教門定水淡而無涯詞峯高而不極至如止觀方等之儀龍樹馬鳴之文莫不殫其理窟究其沖妙恭雖不敏少游講席窺覬南北經論法師三十餘年求其奥旨不悟觀諸法海寄在餘生所冀傾蠡猶欣飽腹然道安之遇澄上人便稱北面惠永之逢遠上首即創東林是知得奉勝人須安勝地者

也恭雖疎薄竊欣往彦但所居棲霞寺者宋代明徵君宅僧紹之所建立也鑴山現像疏巖敞殿似若飛來無慙踴出若其林泉爽麗房宇縈紆桂嶺春芳雲窗晝歇自昔高行是用游寓故寺衆齋誠請延威德惟願傍觀曩哲爰降彼居依經受用必垂納處所有園田基業具在别條謹共開府士柳顧言證成斯誓庶金剛之域與鷲嶺而長存法寶斯傳等雞山而不滅謹疏開皇十五年八月六日保恭等疏

釋吉藏姓安本安息人隋初止會稽嘉祥寺煬帝晉藩置四道場召入慧日唐初終

與智顗書

吉藏啟景上至奉旨伏慰下情薄熱不審尊體何如伏願信後寢膳勝常誨授無乃上損吉藏𪊨蒙隨衆拜覲未即伏增戀結願珍重今遣智照還啟不宣謹啟

又

景上至奉師慈旨不勝踊躍久願伏膺甘露頂戴法橋吉藏自顧慵訥不堪指授但佛日將沈羣生眼滅若非

大師宏忍何以克興伏願廣布慈雲啟發朦滯吉藏謹

當竭愚奉稟誨誘窮此形命遠至來劫伏願大師密垂

加授夏亦竟即馳覲今行遣智照諮問謹啟

又

吉藏啟景上未至數日之間便爾感夢又景上至巳後

仍復得夢一二智照口述景上尋飯亦因委諮謹啟

請智顗講法華經疏 吉藏百餘人奉疏請講法華不赴

吳州會稽縣嘉祥寺吉藏稽首和南伏聞山號靠鬼道

安登而說法峯名匡岫慧遠棲以安禪未若茲嶺宏麗接漢連霞濬壑飛流衝天濯日赤城丹水仙宅隩區佛隴香鑪聖果福地復經擅美孫賦稱奇智者棲憑二十餘載禪慧門徒化流遐邇昔同壽英彥纔解通經法淨後神正傳禪業若非道參窮學德侔補處豈能經論洞明定慧兼照至如周旦沒後孔子命世馬鳴化終龍樹繼後如內外不墜信在人宏光顯大乘開發祕教千年之與五百實復在於今日南嶽叡聖天台明哲昔三業

住持令二尊紹係豈止灑甘露於震旦亦當振法鼓於天竺生知妙悟魏晉以來典籍風謠實無連類釋迦教主童英發疑盧舍法王善財訪道敢緣前迹諦想崇誠謹共禪衆一百餘僧奉請智者大師演暢法華一部此典衆聖之候襟諸經之關鍵伏願開佛知見耀此重昏示眞實道朗兹玄夜庶以三千國土來稟未聞百劫後生奉遵大義築場戒節析木將臨摇落山莊玄黄均野桂巖玉蘂菊岸華榮彌切聲聞之心頗傷緣覺之抱吉藏

仰謝前達俯愧詢求兢懼惟深但增戰悚謹請開皇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釋智越姓鄭氏南陽人智者授以禪法深達五門窮通六妙

賀晉王為皇太子啟開皇二十年晉王立為皇太子智顗弟子智越遣僧使灌頂智璪奉啟入京稱賀并謝創寺新成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衆啟伏惟殿下睿德自天恭膺儲副生民慶賴萬國歡寧凡在道俗莫不舞忭況復越等早蒙覆護曲奉慈惠不任悦豫之誠謹遣

僧使灌頂智璪等奉啟以聞謹啟

衆謝造寺成啟

仁壽元年十月三日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衆啟伏聞龍樹遷化天竺為立伽藍寶誌云亡梁國戚修開善良由菩薩本誓互相顯發凡是聲聞但知稱讚伏惟亡故和尚具難思之德作天人之師安禪涅槃示希有事披按經律千載一聞妙德昭彰與于聖世伏惟尊師重道爰繕伽藍建立之所甚得山相先師嘗言其

地必待良緣追尋此記彌會今日即寺居五峯之內夾兩澗之流堂殿華敞房宇嚴祕方之淨土用集神仙成就巳來先師恒垂影迹聖境雖遙有感斯應既興塔廟故現靈奇爰示諸佛咸同攝受越等庸薄謬齒門徒仰慙棟宇俯勵心力常于寺內別修齋懺恒專禪禮庶藉熏修奉酬聖澤不任喜荷謹遣使濯頂智璪奉啟謝聞謹啟

皇太子登極衆遣賀啟

天台寺沙門智越一衆啟竊聞金輪紺寶奕世相傳重離少陽時垂御辨伏惟皇帝菩薩聖業平成纂臨洪祚四海萬邦道俗稱幸越等不任喜踊之至謹遣僧使智璪奉啟以聞謹啟仁壽四年十一月三日栝州臨海縣天台寺僧智越等啟

煬帝勑答

皇帝敬問栝州天台寺沙門智越法師等餘寒道體如宜也僧使智璪至得書具意大業元年正月十三日

衆謝啟

天台寺沙門智越等啟使智璪還奉宣正月十三日勑旨幷施物五百段謹即集衆佛前敬對使人如法呪願智越等有幸喜逢聖世伏蒙慈勑喜懼巳隆復領厚賚恩賜彌重竊惟輪王地水巳覺難消況天府妙物寧供受用庶藉勑慈又承佛力罄竭心膂遵師遺訓專修禮誦上答天澤不任悚荷之至謹附揚州使奉謝以聞謹啟大業元年三月十七日

輿駕巡江都宫寺衆參啓

天台寺沙門智越一衆啓仲秋已冷伏惟皇帝陛下起居萬福越等早蒙垂覆曲荷慈恩山衆常得安心奉國行道伏聞輿駕巡撫江都寺衆欣踊不任馳戀之誠謹遣僧使智璪奉啓以聞謹啓大業元年八月三十日

釋灌頂字法雲姓吴義興人從智顗禪師為法上終天台國清寺

國清百録序

先師以陳太建七年歲次乙未初隱天台所止之峯舊

名佛隴詢訪土人云遊其山者多見佛像故相傳因而成稱至大建十年歲在戊戌降陳宣帝勑名修禪寺吏部尚書毛喜題篆牓送安寺門到大隋開皇十八年其歲戊午太尉晉王於山下為先師創寺因山為稱是曰天台王登尊極以大業元年龍集乙丑勑江陽名僧云昔為智者創寺權因山稱今須立名經論之内有何勝目可各述所懐朕自詳擇諸僧表兩名一云禪門一云五淨居其表未奏而僧使智璪啟國清之瑞勑云此是

我先師之靈瑞即用國清勑取江都宮大牙殿牓填以
雌黃書以大篆遣兼內史通事舍人盧政力送安寺門
國清之稱從而為始先師神光而生結跏而滅處證妙
法出作帝師備是諸宮法論會稽智果國清灌頂等三
傳所載又沙門智寂編集先師遺迹信命搜訪未周而
智寂身故筆墨之功與氣俱棄余覽其草本續更撰次
諸經方法等合得一百條呼為國清百録貽示後昆知
盛德之在茲 大藏起字函 曇遲 至此並國清百録

釋法經等

上文帝論衆經目録書　案翻經沙門及學士撰序目録五卷此云七卷今在

大藏百字函

大興善寺翻經衆沙門法經等敬白皇帝大檀越去五月十日太常卿牛弘奉勅須撰衆經目録經等謹即修撰總計衆經合有二千二百五十七部五千三百一十卷凡有七卷别録六卷總録一卷繕寫始竟謹用進呈經等又敬白仰惟無上法寶道洽無窮像運中途縁被

兹土昔方朔覩昆明下灰令問西域取決劉向校書天禄閣録載已見佛經方知前漢之世正法久至非爲後漢始流此地矣但自道淡情華真僞玄隔人尠宗敬雖有若亡又致明帝夢感金容親應者當是聖道憑藉皇王大啓宏奉之端耳於是發使西域專求佛經緣此摩騰法蘭創出四十二章世高支讖廣譯諸餘經部是後通道之士相尋而至爰曁魏晉京洛之日雖有支謙康會驟宣於金陵竺護蘭炬飛譯於雍洛然而信敬尚簡奉

行固微比逮東晉二秦之時經律麤備但法假人宏賢明日廣於是道安法師創條諸經目録詮品譯材的明時代求遺索缺備成録體自爾達今二百年間製經録者十有數家或以數求或用名取或憑時代或寄譯人各紀一隅務存所見獨有楊州律師僧祐撰三藏記録頗近可觀然猶小大雷同三藏雜糅抄集參正傳記亂經考始括終莫能該備自外諸録胡可勝言僧衆既未獲盡見三國經本校驗異同今惟且據諸家目録删簡可

否總摠綱紀位為九録區别品類有四十二分九初六録三十六分略示經律三藏大小之殊麤顯傳譯是非眞偽之别後之三録集傳記注前三分者竝是西域聖賢所撰以非三藏正經故為别録後之三分竝是此方諸德所修雖不類西域所製莫非毗贊正經發明宗教光輝前緒開進後學故兼載焉又法經等更復竊思諸家經録多是前代賢哲修撰敬度前賢靡不皆號一時稽古而所修撰不至詳審者非彼諸賢才不足而學不

周直是所遇之日天下分崩九牧無主名州大郡各號帝畿壇場鄴闕竝為戰國經出所在悉不相知學者遙聞終身莫覩故彼前哲雖有才能若不逢時亦無所申述也當今經等識學誠不及古而宿緣多幸運屬休辰四海為家六合清泰殊方異俗宛若目前正朔所班書軌無外又皇帝大檀越雖復親綜萬機而躭道終日興復三寶為法輪王永闢四趣之門大啟天人之路在域羣生莫不蒙賴而況經等夫何復論所恨識慧無長猥

參嘉運不能盡獲三國經本及遺文逸法造次修撰多

有罔昧進思退省慙慨良深敬白（眾經目錄）

釋道林（姓李同州郃陽人唐武德初終）

啟文帝（道林出家入太白山開皇之始創啟玄宗勅度七人選窮翹楚有司加訪搜得林焉文帝親命出家苦辭不可乃啟云云帝曰名實相副其來久矣禪師但隸公府身任山栖林不從逃還太白）

貧道聞山林之士往而不返浩然之氣獨結林泉望得

追蹤既往故應義絕凡貫陛下大敞法門載清海陸乞

以此名遺虛仰者續高僧傳

釋曇延

臨終遺文帝啟曇延姓王蒲州桑泉人住京師延興寺宏識英辯為文帝所禮重開皇八年臨終遺啟文帝帝聞哀慟贈物設齋

延逢法王御世偏荷深恩任緣業淺早相乖背仰願至尊護持三寶始終莫二但末世凡僧雖不如法簡善度之自招聖福續高僧傳

釋曇遷姓王博陵饒陽人初棲揚都道場寺終西京禪定寺

已是非論

遷為帝王把欲侯伯邀延或謂滯于榮寵者乃著已是非論

夫自是非彼美已惡人物莫不然以皆然故舉世紛紛無自正者也斯由未達是非之患乃致於此言至患者有十不可一是非無主二自性不定三彼我俱有四更互為因五迭不相及六隱顯有無七性自相違八執者偏著九是非差別十無是無非初明無適主者此云我是彼云我是彼此競取乃令是無定從彼云此非此云彼非彼此競興遂使非無適趣或者必欲以是自歸

以非屬彼者此有何理而可然耶理不然故強為之者莫不致敗耳物豈知其然哉

修佛像奏（文帝幸岐州勑蜀王行獵逐一獸入故窑既失蹤跡但滿窑破落佛像具以事聞還因奏帝悵然下詔）

比經周代毀道靈塔聖儀墳委溝壑者多蒙陛下興建已得修營至於碎身遺影尚遍原野貧道觸目增慟有心無事

文帝詔

諸有破故佛像仰所在官司精加檢括運送隨近寺內
並續高僧傳

釋行友蒲晉沙門入唐名充弘福翻譯之選

釋智通論通姓程河東人大業中卒見幢益塔廟曰吾生淨土矣行友為傳因著論

夫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如身實相觀佛亦然因斯以談則三界與一識冥歸生死共涅槃同體又何容淨穢彼此於其間哉則凡夫學人妄情未盡不能齊彼我均苦樂遺欣猒亡是非故須迴向願求標心所詣然後往生

耳其實則不然譬猶明鏡現形空谷應聲影響之來豈是遠乎而惑者以暗識生疑謂淨土越度三有超過九定絶域寥廓經途敻遠自非三乘極位及十地聖人積行累功安能生彼何其謬歟觀斯上人雖稟性溫柔為人清潔其所修習則福德偏長定慧之功蓋不足紀直以一生之散善臨命之虚心遂能自覩光明親見幢相動摇神象夢感旁人是知九品之業有徵十念之功無爽凡我同志豈不勗哉若夫尋近大乘修行止觀察微

塵之本際訊一念之初源便可荆棘播無常之音梟獍說甚深之法十方淨國未必過此如其眷戀妻孥桀桓獘執營生未猒逐物已疲推百齡於倉卒之間畢一世於遑忙之際內無所措外無所恃則長劫冥沒而奚能自返良可悲矣

釋海順 姓任氏河東蒲坂人仁壽寺僧終于唐

三不為篇 順神晤駿犀出言可録曾從容曰自任則樂而未曾制物從我隨物則苦而未曾以我違物且鳥不棲淵魚不巢樹未必解修和讓之道而各得其所宜者亦猶我不奪物榮

物不好我辱矣

又作三不為篇

其一曰我欲偃文修武身死名存斫石通道祈井流泉君肝在内我身處邊荆軻拔劍毛遂捧盤不為則已為則不然將恐兩虎共鬬勢不俱全永存令好長絶來怨是以返跡荒逕息影柴門

其二曰我欲刺股錐刃懸頭屋梁書臨雪彩牒映螢光一朝鵬舉萬里鸞翔縱任才辯遊説君王高車反邑衣錦還鄉將恐烏殘以羽蘭折由芳籠餐詎貴鉤餌難嘗

是以高巢林藪深穴池塘

其三曰我欲衒才鬻德入市趨朝四衆瞻仰三槐附交標形引勢身達名超箱盈綺服厨富甘肴諷揚絃管詠美歌謠將恐塵栖弱草露宿危條無過日旦靡越風朝是以還傷樂淺非惟苦遙

致道傑書 海順以法輪罕遇遂欣禪味有沙門道傑者穎秀定慧希慕風景乃致書傑得書美其銳情玄暢也報之

敢稽首大師門下每欲理靜攝心山泉畢志但以無明

大夜非慧炬不輝故栖寄法筵聽覽玄旨至於人物聚集頗勞低仰況乃大限百年小期一念儻從風燭前路奚憑所以策駑駘之疲想千里之遠定門玄妙輒希趣入逆其不逮益用盤桓伏願開含養之懷退人以禮

釋道傑姓楊河東安邑人住蒲州栖巖寺

報海順書

促路非騏驥之逸巒灌木豈鸞鳳之栖息故當引水而沐枯魚戢翼而朋寡鶴耳脫其不爾幸無略光陰

釋智詵

答原缺

智詵字惠成姓徐益州成都人隋初於長安敫揚律藏蜀王秀奏請還蜀住法聚寺道俗歸崇乃辭入龍居山幽栖深阻軌跡不通延出辭疾意欲登劍閣掃清井絡與詵書令歸國化便略答云擕得書示軍衆先作禮曰人物爭歸律師之力也以唐武德元年終　此書本傳載與何人未有明確考南北藏並同當是辭疾之下脱落一段擕是其所與人名也據書語亦蜀人

辱使至止并以誠信披閱循環一言三復文清淥水理破秋毫貧道戒行多闕化術無方宅身荒谷四十餘載

狎魚鳥侶樵歌習禪那思般若以此卒歲分填溝壑不謂耆年有幸運屬休明伏惟相王殿下德隆三古道振百王公擐臂而歸舊里衣錦而旋本邑百姓有再生之期萬物起息肩之望搢紳君子捧玉帛而來儀慷慨丈夫委干戈而伏道昔長卿返蜀徒擅清文鄧艾前來未能偃武公華陽甲族井絡名家捧日登朝懷金問道劒南長幼竝俟來蘇豈藉微風自然草靡當勸諸首領越境參迎以上竝續高僧傳

釋寶貴 大興善寺沙門 周道安弟子

新合金光明經序 開皇十七年貴見昔晉世沙門支敏度合兩支兩竺一百五家首楞嚴五本為一部作八卷又合一支兩竺三家維摩三本為一部作五卷令沙門僧就又合二識羅什耶舍四家大集四本為一部作六十卷貴遂依承以為規矩而金光明見有三本初曇無讖譯四卷其次崛多譯為五卷又真諦譯復為七卷其序略云

曇無讖法師稱金光明經篇品闕漏每尋文揣義謂此說有徵而讐校無指永懷寤寐梁武皇帝愍三趣之輪迴悼四生之漂沒汎寶舟以救溺秉慧炬以照迷大同

年中勑遣直後張氾等送扶南獻使反國仍請名僧及大乘諸論雜華經等彼國乃屈西天竺優禪尼國三藏法師波羅末陀梁言眞諦并賫經論恭膺帝旨法師遊歷諸國故在扶南風神爽悟悠然自遠羣藏淵部罔不研究太清元年始至京邑引見殿内武皇躬伸頂禮於寶雲殿供養欲翻經論寇羯憑陵大法斯舛國難夷謐沙門僧隱始得諮稟法師譯經經目果闕三身分別業障滅陀羅尼最淨地依空滿願等四品全別成為七卷

今新來經二百六十部內其間復有銀主陀羅尼品及囑累品更請崛多三藏出沙門彥琮重覆校勘故貴今合分為八卷品部究足始自乎斯文號經王義稱深妙願言幽顯頂戴護持大唐內典錄

釋僧燦徐州人初以白衣謁二祖可祝髮傳衣是為三祖

信心銘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為心病不識

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虚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任空忍一種平懐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没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絶言絶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功須臾反照勝卻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沈境由

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

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寛無易無難小見狐疑

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迷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

性合道逍遥絶惱繫念乖眞昏沈不好不好勞神何用

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

為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有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

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虚花何

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卻眼若不寐諸夢自除心若

不異萬法一如如如體玄兀爾忘緣萬緣齊觀復歸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皆息狐疑淨盡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智難測眞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意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

如是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此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歷代佛祖通載

釋智首姓皇甫安定人住西京禪定寺精講戒律唐貞觀初卒

續薩婆多毗尼毗婆沙序

世雄息化律藏枝分遂使天竺聖人隨部别釋自佛教東流年代綿久西土律論頗傳此方然此薩婆多即解其十誦智首宿緣積善早預緇門始進戒品即為毗尼藏學至於諸律諸論每備披尋常慨斯論要妙而文義

闕少乃至江左淮右爰及關西諸有藏經皆親檢閲悉同彫落罕有具者雖復求之彌懇而緣由莫測每恨殘缺滯於譯人靜言思此恒深悲歎比奉詔旨來居禪定幸逢西蜀寶玄律師共談此論闕義玄言本鄉備有非意聞之不勝慶躍於是殷勤三覆問其所由方知此典譯在於蜀若依本翻有其九卷往因魏世道武毁滅法門乃令兹妙旨首末零落遂使四方皆傳闕本其真言圓備尚藴成都智首乃託印慭行人井絡良信經涉三

周所願方果以皇隋之馭天下二十六載大業二年歲次丙寅冬十二月躬獲此本傳之京邑智首深願流茲覺水散此惠燈悟彼學徒補其法寶已有一本附齊州神通寺僧沙禪師令於海岱之間諸藏傳寫猶恨晉魏燕趙未獲流布相州靜洪律師毗尼匠王復是智首生年躬蒙訓導令謹附一本屈傳之河朔故具述由序標之卷初願尋覽諸賢無猜惑也大藏氣字函

釋智永會稽人王徽之之後為永興寺僧書跡遠祖逸少兼能諸體於草最優千文今傳

題右軍樂毅論後

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蕭阮之流莫不臨學陳天嘉中人得以獻文帝帝賜始興王王作牧境中即以見示吾昔聞其妙今覩其真閱翫良久匪朝伊夕始興薨後仍屬廢帝廢帝既歿仍屬餘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恒加寶愛陳世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統四海同文處處追尋累載方得此書留意運工特盡神妙其間書誤兩字不欲點除遂雌黃治定然後

用筆陶隱居云大雅吟樂毅論太師箴等筆力鮮媚紙墨精新斯言得之矣釋智永記張懷瓘法書要録

月儀獻歲帖孟子舟御史所藏黄長睿以為何壁書

獻歲將終青陽應節和風動物麗景光輝翠柳舒鱗紅桃結綬想弟優游勝地縱賞嘉賓酌桂酳以申心玩琴書而寫志無令披聚敘會何期謹遣一介布還數字陸友仁研北雜志

釋智果會稽剡人永興寺僧嘗師智永終東都慧日寺

太子東巡頌 果善書勢逼右軍煬帝為晉王台寫書辭云眼暗王怒長因江都及為太子出巡揚越乃上太子東巡頌釋之其序略云

智果振衣出俗慕義游梁感昔日之提奬喜今晨之嘉慶 續高僧傳

心成頌

迴展右肩 頭項長者向右展寧宣臺尚字是 非是頭項長

長舒左足 有脚者向左舒實其典字是 謂亻彳木才之類非其典之類

峻拔一角 字方者擡右角國用周字是

潛虛半腹 畫少麤於左右亦須着遠近均勻遞相覆蓋放令右虛用見岡月字是

間開閒合 無字四點四畫為綜上心開則下合也

隔仰隔覆 竝字隔二畺字隔三皆斟酌二三字仰覆用之

迴互留放 謂字有磔掠重者若文字上住下放苶字上放下住是也不可并放

變換垂縮 謂兩豎畫一垂一縮并字右縮左垂斤字右垂左縮上下亦然

繁則減除 王書懸字虞書毚字皆去下一點張書盛改血從皿

疎當補續 王書神字處字皆加一點却字卩從卩字是也

分若抵背 卅冊之類皆須自立其抵背鍾王歐虞皆守之

合如對目 八字州字之類皆須前相矚視

孤單必大 一點一畫成其獨立者是也

重疊仍促 昌吕爻棗等字上小林棘絲羽等左促森淼字兼用之

以側映斜 丿為斜乀為側交欠以入之類是

以斜附曲 謂乀為曲女安必互之類是

單精一字功歸自得盈虛 向背仰覆垂縮迴互不失也

統視連行妙在相承起伏 行行皆相映帶聯屬而不背違也 宋蘇霖書法鉤玄

釋慧斌 姓和氏兖州人初住泰州存道寺後入京師唐貞觀中卒

義井銘

䄵父朗有子七人䄵第二也仁壽中徵為京師弘福寺主以朗齒耄生別愛敬無因乃于汶水之陰九逵之會建義井一區樹碑用裨其德其銘略曰

哀哀父母載生載育亦既弄璋我顧我復一朝棄予山川滿目雲掩重關風驚大谷愛敬之道天倫在茲殷憂暮齒見子無期鑿井通給託事興詞百年幾日對此長悲玉檢之南嶧陽之北獲麟之野秉禮之國居有美政俗多儒墨玉井洞開高碑斯勒

天台佛隴山神

送釋智晞疏 智晞姓陳氏潁川人居天台佛隴創造伽藍唯經臺未構衆議香鑪峯檉柏木可共取之以充供養晞以山神護惜不可造次夜夢人送疏即便營辦採伐

香鑪峯檉柏樹盡皆捨給經臺 續高僧傳

摩竭提國碑文 闍提斯那任中天竺摩竭提國學兼摩藏藝術異能通練於世以本國忽然大地震裂所開之處極深無底於其岸側獲一石碑文云乃募道俗五十餘人以仁壽二年至仁壽宮計初地震獲碑之時即此土開皇十四年也時正文帝感得舍利立塔諸州

東方震旦國名大隋城名大興王名堅意建立三寶起舍利塔 續高僧傳

隋江夏縣緣果道場塼塔下舍利記

夫至理空沖尋求之源悠緬法身寂寞無方之應奄臻至如花疊未燃駐影留髮香薪巳燎散體分形故有寶塔珍龕崔嵬四園之上雲興地踊照曜八國之中俾我聖迹末之湮墜緣果道場者梁天監十二年太歲癸巳長史劉瑞捨宅為寺有命過僧歸闍梨盡心建造闍梨降自江 字缺 一氏族未詳戒慧總持甚有靈驗於是鴻基勝趾締構日新三業薰修七財具足以今大隋大業九年

昭暘之歲江夏縣緣果鄉長劉大懿等遵依勑旨共三鄉仕民奉闕二字齊與道場七層塼塔一所安鎮此地次有清信弟子黃慧龔慧俊慧達等兄弟竝德闕一字佳雅難兄難弟誓立五根願宏四事於所住宅福瑞累彰亡父於大業三年二月乃於食内感舍利一枚大小相權覩茲希有安止水器且浸且浮旋繞久之光明遍室頂戴虔禮日申供養到七年正月俊女雞娘又感二枚斯實迹現難思抑聞圖籍次有弟子李藥王信首宿馳賢

才簡匹雖室無瑞井手闕金錢每用放濟居心傾捨爲業以開皇廿年行至常州境感舍利一枚到大業五年於所住宅又感二枚昔者阿難捧函如來讚其希有康會瓶寫吳主嗟其神異詢諸經誥今古同符以今季夏六月八日奉送散身永窆基下衆緣贊助普設大齋方俟七級巍峩接霄房而颸采九盤煜曜寶鐸韻而流聲上資帝朝爰洎遐邇設使芬盡方城五分之身常住石銷天袂金剛之地嶷然敢忘議善乃爲銘曰茫茫宇宙

悠悠世間九地衘海四缺二字山三途有獄五道無關魂隨動泊識缺一字偱還至聖何像嶷爾淡泊示現無方迦維垂迹等救燒燃通悲幽溺息衆權城椎輪火宅八十化盡天人喪師撫膺雨淚香水缺一字毗四王典護八國均持機緣靡隔靈祥俟時坊墳式建層表臨空非因鬼力詎假神工金盤仰露寶鐸摇風山移川徙徽業興隆

金薤琳琅

大興善寺鍾銘序

皇帝道叶金輪示居黃屋覆燾萬方舟航三界欲使雲和之樂共法鼓而同宣雅頌之聲隨梵音而俱遠乃命鳧氏範茲金錫響合風雷功侔造化騰驤猛虡負簨業而將飛宛轉盤龍繞乘風而如動希聲旦發楗槌夕震莫不傾耳以證無生入神而登正覺圓海有竭福祚無窮方石易銷願力無盡（廣弘明集）

釋文紀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四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子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薛　澎

釋文紀卷四十四

明 梅鼎祚 輯

無名氏 此下序記並未詳作者 經及論律第以世代為次

後漢 吳 東晉 苻秦 姚秦 宋 後魏 隋

四十二章經序 後漢

昔漢孝明皇帝夜夢見神人身體有金色項有日光飛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悅之明日問羣臣此為何人也有

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即遣使者張騫羽林中郎將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國寫取佛經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於是道法流布處處修立佛寺遠人伏化願為臣妾者不可稱數國內清寧含識之類蒙恩受賴于今不絕也出三藏記集

佛說興起行經序一名嚴成宿緣經後漢外國三藏康孟詳譯

所謂崑崙山者則閻浮利地之中心也山皆寶石周匝

有五百窟窟皆黄金常五百羅漢居之阿耨大泉外周

圍山山内平地泉處其中泉岸皆黄金以四獸頭出水

其口各繞一匝已還復其方出投四海象口所出者則

黄河是也其泉方各二十五由延深三厥㞑一厥㞑者

七里也泉中有金臺方一由延臺上有金蓮華以七寶

為莖如來將五百羅漢常以月十五日於中說戒因舍

利弗問佛十事宿縁後以十五日時將本弟子說訖乃

止如是至九往所以十問而九答者以木鏘之對人間

償之欲示人宿緣不可逃避故也又阿耨泉中非有漏

礙形所可周遊雖有阿難為如來所接也所以殷勤告

舍利弗者欲化諸龍故也大藏與字函

法句經序吳

曇鉢偈者衆經之要義曇之言法鉢者句也而法句經

別有數部有九百偈或七百偈及五百偈偈者結語猶

詩頌也見佛見事而作非一時言各有本末布在衆經

佛一切智厥性大仁愍傷天下出興于世開現道義所

以解人凡十二部經總括其要别為四部四部阿含佛去世後阿難所傳卷無大小皆稱聞如是處佛所究暢其說是後五部沙門各自鈔衆經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義條别為品於十二部經靡不斟酌無所適名故曰法句夫諸經為法言法句者猶法言也近世葛氏傳七百偈偈義致深譯人出之頗使其渾漫唯佛難值其文難聞又諸佛興皆在天竺天竺言語與漢異音云其書為天書語為天語名物不同傳實不易唯昔藍調安

俟世高都尉弗調譯梵為漢審得其體斯以難繼後之傳者雖不能密猶尚貴其實麤得大趣始者維祇難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來適武昌僕從受此五百偈本請其同道竺將炎為譯將炎雖善天竺語未備曉漢其所傳言或得梵語或以義出音近於質直僕初嫌其為辭不雅維祇難曰佛言依其義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其傳經者當令易曉勿失厥義是則為善座中或曰老氏稱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明聖人意深邃無極今傳梵義實宜徑達是以自竭受譯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飾譯所不解則闕不傳故有脱失多不出者然此雖辭朴而旨深文約而義博事均衆經章有本故句有義說其在天竺始進業者不學法句謂之越敘此乃始進者之鴻漸深入者之奥藏也可以啟蒙辯惑誘人自立學之功微而所包者廣實可謂妙要者哉昔傳此時有所不出會將炎來更從諮問受此偈等復得十三品并校往古有所增定第其品目合

為一部三十九篇大凡偈七百五十二章都凡一萬四千五百八十字庶有補益共廣聞焉大藏所字函出三藏別有四部無下四部二字衆經作采經或曰作咸曰復得作重得任古作任故

首楞嚴三昧經註序　東晉

首楞嚴三昧者晉曰勇猛伏定意也謂十住之人志當而功顯不為而務成蓋勇猛伏之名生於希尚者耳雖功高天下豈係其名哉直以忘業宗而稱立遺稱故名遺訓三千敷典誥犀生瞻之而弗及鑽之而莫喻自非

奇致超玄梵可以應乎聖錄所謂勇猛者誠哉難階也
定意者謂迹絶仁智有無兼忘雖復寂以應感惠澤者
蒼生何嘗不通惠以仁智照以玄宗所以寂者未可得
而分也故其篇云悉遍諸國亦無所分於法身不壞也
謂雖從感若流身充宇宙豈有為之者哉謂化者以不
化為宗作者以不作為主為主其自忘焉像可分哉若
至理之可分斯非至極也可分則有虧斯成則有散所
謂為法身者絶成虧遺合散靈鑒與玄風齊蹤員神與

太陽俱暢其明不分萬類殊觀法身全濟非亦宜乎故曰不分無所壞也首楞嚴者冲風冠乎知喪洪緒在於忘言微旨盡於七住外迹顯乎三權洞重玄之極奥耀八特之化夆揷高木之玄標建十准以伺能翫妙旨以調習既習釋而知玄遺慈故慈洽棄照而照宏也故有陶化育物緜以經綸自非領略玄宗深達奇趣豈云究之哉沙門支道林者道心冥乎上世神悟發於天然俊朗明徹玄映色空啟于往數位敘三乘余時復疇諮豫

聞其一敢以不敏係于句末想望來賢助删定焉

漸備經十住梵名并書序

波牟提陀晉曰一住　維摩羅晉曰二住

波披迦羅晉曰三住　阿至摸晉曰四住

頭都耶晉曰五住　阿比目佉晉曰六住

頭羅迦摩晉曰七住　阿遮羅晉曰八住

抄頭摩提晉曰九住　曇摩彌迦晉曰十住

漸備經晉曰十住名

第一任名悅豫　第二任名離垢
第四任名興光　第四任名輝耀
第五任名難勝　第六任名目前
第七任名玄妙　第八任名不動
第九任名善哉意　第十任名法雨
漸備經十任行
第一任 令云　第二任說戒行事
第三任說十二門五通事第四任說三十七品事

第五住說四諦事　第六住說十二因緣事

第七住說權智事　第八住說神足變化事

第九住說神足教化事　第十住亦說神足教化事

漸備經護公以元康七年出之其經有五卷五萬餘言

第一卷說一住事令無此一卷令現有二住以下至十

住為十品

漸備經十住與本業大品異說事委悉於本業大品不

知何以隱於涼州昔涼州諸道士釋教道竺法彥義斯

二道士竝皆博學以經法為意不知何以不集此經
亦不聞其有所說始知博聞之難其人與顯經且亦是
大經記事廣大義理幽深乃是衆經之美望辭敘茂贍
眞有奇聞而帛法巨亦是博學道士昔鄴中亦與周旋
不知何以復不集此經又不聞其言博聞强記信難有
護公出須賴經雖不見恒聞彥說之張天錫更出首楞
嚴故當應委於先者元康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沙門
法護在長安市西寺中出漸備經手執梵本譯為晉言

護公菩薩人也尋其餘音遺迹使人仰之彌遠夫諸方等無生諸三昧經類多此公所出真衆生之冥梯大品出來雖數十年先出諸公略不綜習不解諸公何以爾諸公才明過人當能留心思研心以為至業者故當極有所得先出諸公故恨太簡於文句殊多可恨大品頃來東西諸講習無不以為業於文句猶不同覺其轉深但才分有限思尋有極幽㫖作非短思所盡然文句故可力為方欲研之窮此一生兾有微補漸備經恨不得

上一卷冀因緣冥中之助忽復得之漸備所說十住位分衆行各有階級日下殊異於衆經方欲根悉研尋之如令茫茫猶涉大海不知第一住中何說彼或有因緣信使君不可不持作意盡尋求之理大品上兩卷若有可尋之階亦勤以為意護公出光讚計在放光前九年不九年當八年不知何以遂逸在涼州不行於世尋出經時乃在長安出之而都不流行乃不知其故吾往在河北唯見一卷經後記云十七章年號日月亦與此記

同但不記處所所以為異然出經時人云聶承遠筆受帛元信沙門法度此人皆長安人也以此推之略當必在長安出此經梵本亦言于闐沙門祇多羅所賫來也此同如慧常等涼州來疏正似涼州出未詳其故或乃護公在長安時經未流宣唯持至涼州未能乃詳審泰元元年歲在丙子五月二十四日此經達襄陽釋慧常以酉年因此經寄牙市人康兒展轉至長安長安安法華遣人送至牙市牙市人送達襄陽付沙門釋道安襄

陽時齊僧有三百人使釋僧顯寫送與揚州道人竺法汰漸備經以泰元元年十月三十達襄陽亦是慧常等所送與光讚俱來頃南鄉間人留寫故不與光讚俱至耳首楞嚴須賴竝皆與漸備俱至凉州道人釋慧常歲在壬申於内苑寺中寫此經以酉年因寄至子年四月二十三日達襄陽首楞嚴經事事多于先者非第一第二第九比章最多近三四百言許於文句極有所益須羅經亦復小多能有任處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

此乃最急四部不具於大化有所闕般若經乃以善男子善女人為教首而戒立行之本百行之始猶樹之有根常以為深恨若有縁便盡訪求之理先梵本有至信因之多零落此文多有脫誤

阿毗曇心序

釋和尚昔在關中令鳩摩羅跋提出此經其人不閑晉語以偈本難譯遂隱而不傳至於斷章直云修姤路及見提婆乃知有此偈以偈檢前所出又多首尾隱沒互

相涉入譯人所不能傳者彬彬然是以勸令更出以晉泰元十六年歲在單閼貞于重光其年冬於潯陽南山精舍提婆自執梵經先誦本文然後乃譯為晉語比丘道慈筆受至來年秋復重與提婆校正以為定本時衆僧上座竺僧根支僧純等八十人地主江州刺史王凝之優婆塞西陽太守任固之為檀越竝共勸佐而興立焉竝出三藏經集

法顯傳自記遊天竺事後序

是歲甲寅晉義熙十二年歲在壽星夏安居末迎法顯
道人既至留共冬齋因講集之際重問遊歷其人恭順
言輒依實由是先所略者勸令詳載顯復具敘始末自
云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所以乘危履嶮不惜此形
者蓋是志有所存專其愚直故投命於不必全之地以
達萬一之冀於是感歎斯人以為古今罕有自大教東
流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然後知誠之所感無窮否
而不通志之所獎無功業而不成成夫功業者豈不由

忘失所重重失所忘者哉大藏兵字函

沙彌十戒并威儀序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録

夫乾坤覆載以人為貴立身處世以禮儀為本君臣父子非禮不立防邪止姧非禮不禁和國崇婚非禮不定遜悌鄉邑非禮不通師徒朋友非禮不敬吊喪問疾非禮不行昔先賢垂範永以為軌則喪祭之儀世務之急是以信行之機旦夕之要今世浮遊或輕或重或深或淺不諳法則以致譏論大藏叔字函

戒因緣經鼻奈耶序 苻秦主苻堅建元十三年 案歲壬午秦

阿難出經面承聖旨五百應眞更互定察分為十二部於四十九年之誨無片言遺失又抄十二部為四阿含阿毗曇鼻奈耶三藏備也天竺學士罔弗尊焉諷之詠之未墜於地也其大高座沙門則兼該三藏中下高座則通一通二而已耳經流秦土有自來矣隨天竺沙門所持來經遇而便出於十二部毗曰羅部最多以斯邦人莊老教行與方等經兼忘相似故因風易行也道安

常恨三藏不具以為闕然歲在壬午鳩摩羅佛提賷阿
毗曇抄四阿含抄來至長安渴仰情久即於其夏出阿
毗曇抄四卷其冬出四阿含抄四卷又其伴罽賓鼻奈
厥名耶舍諷鼻奈經甚利即令出之佛提梵書佛念為
譯曇景筆受自正月十二日出至三月二十五日乃了
凡為四卷與往年曇摩侍出戒典相似如合符焉於二
百六十事疑礙之滯都豁然焉上聞異要煥乎可觀焉
二年之中於此秦邦三藏具焉然世尊制戒必有所因

六羣比丘生於貴族攀龍附鳳雖貧出家而豪心不盡
鄙悖之行以成斯戒二人得道二人生天二人墮龍一
入無擇明恃貴不節自遺伊慼向使中閒家子遇佛出
學雖不能一坐成道何由如此之困乎然此經是佛未
制戒時其人所犯穢漏行多既制之後改之可貴天竺
持律不都通視唯諸十二法人堅明之士乃開緘縢而
共相授耶舍見囑見誨諄諄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其
言切至乃自是也而今以後秦土有此一部律矣唯願

同我之人尤慎所授焉未滿五歲非持律人幸勿與之也大藏凡字函

四阿含暮抄序

阿含暮者秦言趣無也阿難既出十二部經又採撮其要逕至道法為四阿含暮與阿毗曇及律竝為三藏焉身毒學士以為至德未墜於地也有阿羅漢名婆素跋陀抄其膏腴以為一部九品四十六葉斥重去複文約義豐眞可謂經之瓔鬘也百行美妙辯是與非莫不悉

載也幽奥深富闕一字行之能事畢矣有外國沙門字因提
麗先賫諸前部國秘之佩身不以示人其王彌第求得
諷之遂得布此余以壬午之歳八月東省先師寺廟於
鄴寺令鳩摩羅佛提執梵文佛念佛護為譯僧導曇究
僧叡筆受至冬十一月乃訖此歳夏出阿毗曇冬出此
經一年之中具二藏也深以自幸但恨八九之年始遇
斯經恐韋編未絶不終其業耳若加數年將無大過也
近敕譯人直令轉梵為秦解方言而已經之文質所不

敢易也又有懸數懸事皆訪其人為注其下時復以意消息者為其章注修妬路者其人注解別經本也其有直言修妬路者引經證非注解也（大藏籍字函章注 出三藏作章章注）

僧伽羅刹所集佛行經序

僧伽羅刹者須賴國人也佛去世後七百年生此國出家學道遊教諸邦至揵陀越土甄陀罽貳王師焉高明絕世多所述作此土修行道地經其所集也又著此經憲章世尊自始成道迄于淪虛行無巨細必因事而演

遊化夏坐莫不曲備雖普燿本行度世諸經載佛起居至謂為密今攬斯經所悟復多矣傳其將終我若立根得力大士誠不虛者立斯樹下手援其葉而棄此身使那羅延力大象之勢無能移余如毛髮也正使就耶維者當不燋此葉言然之後便即立終闍貳王自臨而不能動遂以巨絙象挽未始能摇即就耶維炎葉不傷尋昇兜術與彌勒大士高談彼宫將補佛處賢劫第八以建元二十年罽賔沙門僧伽跋澄賫此經本來詣長安

武威太守趙文業請令出焉佛念爲譯慧嵩筆受正直慕容作難於近郊然譯出不衰余與法和對檢定之十一月三十日乃了也此年出中阿含六十卷增一阿含四十六卷伐鼓擊柝之中而出斯一百五卷窮通不改其恬詎非先師之故迹乎大藏宜字函

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序

婆須蜜菩薩大士次繼彌勒作佛名師子如來也從釋迦文降生鞞提國爲大婆羅門梵摩渝子厥名鬱多羅

父命覲佛尋侍四月具覩相表威變容止還白所見父得不還巳出家學改字婆須蜜佛般涅槃後遊教周妬國槃奈園高才葢世奔逸絶塵撰集斯經焉別七品為一揵度盡十三揵度其所集也後四品一揵度訓釋佛偈也凡十一品十四揵度也該羅深廣與阿毗曇竝興外國傍通大乘特明盡漏博涉十法百行之能事畢矣尋之漭然猶滄海之無涯可不謂之廣乎陟之瞪爾猶崑岳之無頂可不謂之高乎寳渚極目獸夜光之珍嚴

岫舉睫猷天智之王懿乎富也何過此經外國升高座者未墜於地也集斯經已入三昧定如彈指頃神升兜術彌妬路刀利及僧伽羅刹適彼天宮斯二三君子皆次補處人也彌妬路刀利者光炎如來也僧伽羅刹者柔仁佛也茲四大士集乎一堂對揚權智賢聖默然洋洋盈耳不亦樂乎罽賓沙門僧伽跋澄以秦建元二十年傳此經一部來詣長安武威太守趙政文業者學不猒士也求令出之佛念譯傳跋澄難陀禘婆三人執梵

本慧嵩筆受以三月五日出至七月十三日乃訖梵本十二千首盧也余與法和對校修飾武威少多潤色此經說三乘為九品特善修行以止觀逕十六最悉每尋上人之高韻未嘗不忘意味也恨闚數仞之門晚懼失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矣 大藏集字函出三藏經集富矣作富也

達摩多羅禪經序 姚泰

夫三業之興以禪智為宗雖精麤異分而階籍有方是故發軫分逵途無亂轍革俗成務功不待積靜復所由

則幽詣告微淵博難究然理不云昧庶智統可尋試略而言禪非智無以窮其寂智非禪無以深其照然則禪智之要照寂之謂其相濟也照不離寂寂不離照感則俱遊應必同趣功玄於在用交養於萬法其妙物也運羣動以至一而不有廓大象於未形而不無無思無為而無不為是故洗心靜亂者以之研慮悟徹入微者以之窮神也若乃將入其門機在攝會理玄數廣道隱於文則是阿難曲承音詔遇非其人必藏之靈府何者心

無常規其變多方數無定象待感而應是故化行天竺緘之有象幽關莫闢罕闚其庭從此而觀理有行藏道不虛授良有以矣如來泥曰未久阿難傳其共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傳舍那婆斯此三應眞咸乘至願冥契于昔功在言外經所不辯必闇軌元匠孱焉無差其後有優波崛弱而超悟智絕世表才高應寡觸理從簡八萬法藏所存惟要五部之分始自於此因斯而推固知形運以系廢興自兆神用則幽步無跡妙動難尋涉粗

生與可不慎乎可不察乎自此以來感於事變懷其舊典者五部之學竝有其人咸懼大法將頽理深其慨遂各述讚禪經以隆盛業其爲教也無數方便以求寂然寂乎惟寂其揆一耳而尋條求根者衆統本運末者寡或將暨而不至或守方而未變是故經稱滿願之德高普事之風原夫聖旨非徒令其長亦所以救其短若然五部殊業存乎其人人不經世道或隆替廢興有時則互相昇降小大之目其可定乎又達節善變出處無際

晦名寄跡無聞無示若斯人者復不可以名部分既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于其外别有宗明矣每慨大教東流禪數尤寡三業無統斯道殆廢頃鳩摩耆婆宣馬鳴所述乃有此業雖其道未融蓋是爲山於一簣欣時來之有遇感奇趣於若人捨夫制勝之論而順不言之辯遂誓被僧那至寂爲已任懷德未忘故遺訓在兹其爲要也圖大成於末象開微言而崇體悟惑色之悖德杜六門以寢患達忿競之傷性齊彼我以宅心於是異族

同氣幻形告跡入深緣起見生死際爾乃闢九關於龍津超三忍以登位垢習凝於無生形累畢於神化故曰無所從生靡所不生於諸所生而無所生令之所譯出自達摩多羅與佛大先其人西域之儁禪訓之宗搜集經要勸發大乘宏教不同故有詳略之異達摩多羅闔衆篇於同道開一色為恒沙其為觀也明起不以(缺一字)生滅不以盡雖往復無際而未始出於如故曰色不離如如不離色色不離如色則是如如不離色如則是色佛

大先以為澄源引流固宜有漸是以始自二道開甘露門釋四義以反迷啟歸途以領會分别陰界尊以止觀暢散緣起使優劣自辨然後令原始反終妙尋其極其極非盡亦非所盡乃曰無盡入于如來無盡法門非夫道冠三乘智通十地孰能洞玄根於法身歸宗一於無相靜無遺照動不離寂者哉 庚伽遮羅浮迷譯言修行道地 大藏榮字函

雜阿毗曇心序 宋

如來泥洹數百年後有尊者法勝於佛所說經藏之中

抄集事要為二百五十偈號阿毗曇心其後復有尊者達摩多羅覽其所製以為文體不足理有所遺乃更捜採衆經復為三百五十偈補其所闕號曰雜心新舊偈本凡有六百篇第之數則有十一品篇號仍舊為稱唯有擇品一品全異於先尊者多羅復即廣引諸論敷演其義事無不列列無不辯微言玄旨於是昭著自兹之後道隆於世涉學之士莫不寶之以為美悅於宋元嘉三年徐州刺史太原王仲德請外國沙門伊葉波羅於

彭城出之擇品之半及論品一品有緣事起不得出竟至元嘉八年復有天竺法師名求那跋摩得斯陀含道善練兹經來遊揚都更從校定諮詳大義余不以闇短厠在二集之末輒記所聞以訓章句庶於覽者有過半之益耳 出三藏經集

正法念處經序 後魏瞿曇般若流支譯 魏婆羅門

夫域中之名四等道之所生萬殊名蓋衆名之假生非有生之實然則脩促共盡小大同期而金字緑編緗文

素篆分途列道門張戶設既昧斷惑之境未援息言之路詎能探神測妙苞總無邊有聖將應靈因曠遠志遺髮膚施單城國及繁星駐綵夕馬騰空出四門以結念屬三疚而圓果十力在巳八解俱照智兼一切慈洽萬方既而法吼傍震甘露降灑鷲山祇樹之下鹿苑連河之地衆出恒沙徒繁林竹反窮迷於升極啟重昏於燈炬雖鵠林興慕檀薪已燃教義不忘風聲逾被壽陵仰丹素之工清臺寫金玉之質水骨流輝園閣加等遺

契餘旨薄傳前載幽宗絶唱方術茲辰使持節大將軍
領中書監攝吏部尚書京畿大都督渤海王世子高公
道風虛邁神衿峻遠負日月於中衢擊雷霆於上路德
表生民作舟梁於夷夏器含羣物制天淵於廟堂殊流
共委酌而不竭異軫同騖仰以知歸黃扉南闢鈴閣東
啟則有高士通才幽人偉器懱其漢爵之重鄙其南岳
之遊曳裾高步自得門下俱申前趣之禮竝應却行之
眷蓋以書奏多方術呈異等或披卷而止或一貫獨得

每留神釋典洞叩玄門以夫照壁瀉瓶遺文必舉非徒九部寧止十二遏矣西方路超百宿精力苦心不憚重皷故能法藏流行異文俱湊爰有含城妙說時將感通法螺良藥響授斯在從善業之本極身念之際標品有七明義者五至如違俗絕世託想菩提眷彼天人深嗟鬼畜鑒茲因果實心是緣篤誠修行又悟前旨載懷依仰形殊理一大覺下臨昭然獨曉四攝六通網羅羣智讃揚妙德事屬斯文直以凮殊俗外詞翰乖絕傾耳注

目隔若山河將恐靈教有虧玄旨多墜有婆羅門人瞿曇流支比丘曇林僧昉等並鉤深索隱言通理接延居第館四事無違乃譯明茲典名正法念處起自興和歲陽玄默終於武定淵獻之年條流積廣合七十卷微言不昧宏之在我大崇覺典克宣靈迹此乃濟四部於法橋測六塵於定水心般業重無德而言雖龍樹不追馬鳴日遠中法尊道夫豈異昔所以緇素擊節稚俗傾首義有存焉永法三界云爾

大藏非字函

大乘唯識論序

一名破色心論 天親造 魏國沙門統菩提流支譯

唯識論者乃是諸佛甚深境界非是凡夫二乘所知然此論始末明三種空何者為三一者人無我空二者因緣法體空三者眞歸佛性空我空者我本自無但凡夫之人愚癡顛倒於五陰中妄計為有何以知無凡夫依心識妄想分別於五陰因緣法中見我為有然此我想於五陰中實不可得若爾般若觀此五陰中一一二離二實體不可得猶如兎角若有此我於一中住者應於一

中見應於異中見應於和合中見云何一中無我者以有常無常過故若有我與五陰一者五陰無常我亦應無常復有我欲與陰一者我是常故陰亦應常我若與陰二者一邊即同前無常一邊即同前常若離二邊者此亦不然離於二邊別相不可得是故實無人我如是知者名入人無我空因緣法體空者謂諸色等因緣法以隨俗因緣起云何隨俗因緣起世人見牛起於牛想不起馬想見馬起於馬想不起牛想色等法中亦復如

是見柱起柱想不起色想見色起色想不起柱想如薪火相待無實薪以離於薪更無實火以離於火更無實薪於薪更無實火以離於火更無實薪於薪更無實火能作薪因以離於火更無實薪能作火因而見火說假名薪見薪說假名火以相待成故如是能成所成而不離能成因而有所成不離所成因而有能成如彼薪火能成所成亦實無是名因緣法體空眞如法空者所謂佛性清淨之體古今一定故經云佛性者名為第一義

空所言空者體無萬相故言其空無萬相者無有世間色等有為法故無萬相非是同於無性法以其眞如法體是故經云去八解脱者名不空空是故不同無法空也若如是觀是名解眞如法空

唯識論言唯識者明但有内心無色香等外諸境界何以得知如人目有膚翳妄見毛輪揵闥婆城等種種諸色裏無前境界但虛妄見有如是諸衆生等外諸境界故言唯識若爾但應言破色不應言破心此亦有義心

有二種一者相應心二者不相應心相應心者謂無常妄識虛妄分別與煩惱結使相應名相應心不相應心者所謂常住第一義諦古今一相自性清淨心今言破心者唯破妄識煩惱相應心不破佛性清淨心故得言破心也大藏都字函

合部金光明經序

金光明經者教窮滿字金鼓擊於夢中理極眞空寶塔湧於地上三身果備酬昔報之無虧十地因圓顯曩修

之具足所以經王之號得稱於斯將知能宏贊人其位
難量者也大興善寺沙門釋寶貴者即近周世道安神
足伏膺明匠實曰良才翫閱羣經未嘗釋手可謂瞿曇
身子孔氏顏淵者焉然貴覩昔晉朝沙門支敏度合兩
支兩竺一百五家首楞嚴五本為一部作八卷又合一
支兩竺三家維摩三本為一部作五卷令沙門僧就合
合二識羅什耶舍四家大集四本為一部作六十卷非
止收涓添海亦是聚芥培山諸此合經文義宛具斯既

先哲遺蹤貴遂依承以為規矩而金光明見有三本初在涼世有曇無讖譯為四卷止十八品其次周世耶舍崛多譯為五卷成二十品後逮梁世真諦三藏於建康譯三身分別業障滅陀羅尼最淨地依空滿願等四品足前出沒為二十二品其序略云曇無讖法師稱金光明經篇品闕漏每尋文揣義謂此說有徵而讎校無指永懷寤寐寶貴每歎此經祕奧後分云何竟無囑累舊雖三譯本疑未周長想梵文願言逢遇大隋馭寓新經

即來帝勑所司相續翻譯至開皇十七年法席小間因勸請北天竺犍陀羅國三藏法師闍那崛多此云志德重尋後本果有囑累品後得銀主陀羅尼品故知法典源散派別條分承注末流理難全具賴三藏法師慧性沖明學業優遠內外經論多所博通在京大興善寺即為翻譯并前先出合二十四品寫為八卷學士成都費長房筆受通梵沙門日嚴寺釋彥琮校練寶珠既足欣躍載深願此法燈傳之永劫 大藏食字函

妙法蓮華經添品序

妙法蓮華經者破二明一之指歸也降神五濁宏道三乘權智不思大悲難極先設化成之迹後示髻珠之本車雖有異雨實無差記以正覺之名許以真子之位同入法性歸之於此昔燉煌沙門竺法護於晉武之世譯正法華後秦姚興更請羅什譯妙法蓮華考詳二譯定非一本護似多羅之葉什似龜兹之文余撿經藏備見二本多羅則與正法符會龜兹則共妙法允同護葉尚

有所遺什文寧無其漏而護所闕者普門品偈也什所
闕者藥草喻品之半富樓那及法師等二品之初提婆
達多品普門品偈也什又移囑累在藥王之前二本陀
羅尼竝置普門之後其間異同言不能極竊見提婆達
多及普門品偈先賢續出補闕流行余景仰遺風憲章
成範大隋仁壽元年辛酉之歲因普曜寺沙門上行所
請遂共三藏崛多笈多二法師於大興善寺重勘天竺
多羅葉本富樓那及法師等二品之初勘本猶闕藥草

喻品更益其半提婆達多通入塔品陀羅尼次神力之後囑累還結其終字句差殊頗以改正儻有披尋幸勿疑惑雖千萬億偈妙義難盡而二十七品本文且具所願四辨梵詞遍神州之域一乘祕教悟像運之機聊記翻譯序之云爾 開元釋教録大藏益字函

緣生經并論序 大藏華字函亦載云緣生論序

原是一心積為三界癡流漫遠苦樹欝高欲討其際難測其本理極實相之門筌窮假名之域五因七果十有

二分緣生之法總僃於此凡則迷而起妄聖則悟以通
靈下似兎浮上如象度大哉妙覺淵乎洞盡十地與雙
林俱暢閒城共稻芊咸敷至若此經獨苞彼例彼所未
說此乃具演攀緣為首對治為末總則一十一門別則
百二十問其旨微而密其詞約而隱經之綱目攝在茲
焉并有聖者鬱楞迦附此經旨作論顯發其論也遍取
三乘之意不執一部之筌先立偈章後興論釋偈有三
十故亦名三十論也大業二年十月南賢豆國舊名天竺者訛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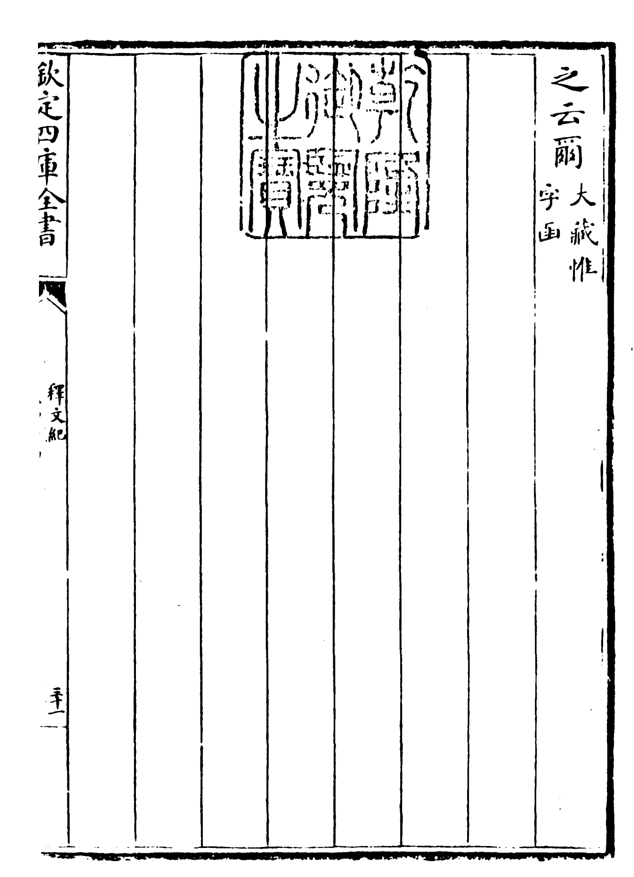
三藏法師達摩笈多與故翻經法師彦琮在東都上林園依林邑所獲賢豆梵本譯為隋言三年九月其功乃竟經二卷論一卷三藏師究論閫明義解沈密琮法師博通經論兼善梵文共對葉本更相扣擊一言靡違三覆逾審辭頗簡質意存允正比之昔人差無尤失眞曰法燈足稱智藏願窮後際常益世間云尒大藏敢字函達華函

字函作遺

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序

藥師如來本願經者致福消災之要法也曼殊以慈悲之力請說尊號如來以利物之心盛陳功業十二大願彰因行之宏遠七寶莊嚴顯果德之純淨憶念稱名則衆苦咸脫祈請供養則諸願皆滿至於病士求救應死更生王者攘災轉禍為福信是消百怪之神符除九橫之妙術矣昔宋孝武之世鹿野寺沙門慧簡已曾譯出傳世流行但以梵宋不融文辭雜糅致令轉讀之輩多生疑惑矩早學梵書恒披葉典思遇此經驗其紕繆開

皇十七年初獲一本猶恐脫誤未敢即翻至大業十一
年復得二本更相讐比方為楷定遂與三藏法師達摩
笈多并大隋翻經沙門法行明則長順海馭等於東都
洛水南上林園翻經館重譯此本深鑑前非方懲後失
故一言出口必三覆乃書傳度幽旨差無大過其年十
二月八日翻勘方了仍為一卷所願此經深義人人共
解彼佛名號處處徧聞十二夜又念佛恩而護國七千
眷屬承經力以利民帝祚遐永羣生安樂式貽來世序



之云爾大藏惟字函

釋文紀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四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子臣鄒奕孝

謄録監生臣薛澎

釋文紀卷四十五

明　梅鼎祚　輯

無名氏二　北下記論竝未詳作者第以世代為次

○後漢　晉　苻秦　姚秦　北涼

宋　齊　後魏　隋

般舟三昧經記　後漢

般舟三昧經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天竺菩薩竺佛朔於洛陽出菩薩法護時傳言者月支菩薩支讖授與河南

洛陽孟福字元士隨侍菩薩張蓮字少安筆授令後之著在建元十三年於佛寺中校定悉具足後有寫者皆得南諸佛又言建安三年歲在戊子八月八日於　昌寺校定

須真天子經記　西晉

須真天子經泰始二年十一月八日於長安青門內白馬寺中天竺菩薩曇摩羅察口授出之時傳言者安文惠帛元信手受者聶承遠張玄伯孫休達十二月三十

日未時訖

阿維越致遮經記 晉言不退轉法輪四卷

太康五年十月十四日菩薩沙門法護於燉煌從龜兹副使羌子侯得此梵書不退轉法輪經口敷晉言授沙門法乘使流布一切咸悉聞知 大藏此字函亦錄

持心經後記

持心經太康七年三月十日燉煌開士竺法護在長安說出梵文授承遠

正法華經記

太康七年八月十日燉煌月支菩薩沙門法護手執梵經口宣傳出正法華經二十七品授優婆塞聶承遠張仕明張仲政共筆受竺德成竺文盛嚴威伯續文承趙友義張子龍陳長玄等共勸助歡喜九月二日訖大弟子陳慎力寵兹居士帛元信共參校元年二月畢工記又言元康元年長安孫伯虎以四月十五日寫

文殊師利淨律經記

經後記云沙門竺法護於京師遇西國寂志誦出此經經後尚有數品其人忘失輒宣現者轉之為晉更得其本補令具足太康十年四月八日白馬寺中聶道真對筆受勸助劉元謀傅公信侯彥長等

魔逆經記

太康十年十二月二日月支菩薩法護手執梵書口宣晉言聶道真筆受於洛陽城西白馬寺中始出𣂺顯元寫使功德流布一切蒙福度脫

正法華經後記

永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比丘康那律於洛陽寫正法華品竟時與清戒界節優婆塞張季博董景玄劉長武長文等手執經本詣白馬寺對與法護口校古訓講出深義以九月大齋十四日於東牛寺中施檀大會講誦此經竟日盡夜無不咸歡重已校定

如來大哀經記

元康二年三月七日燉煌菩薩支法護手執梵經經名

加益乃命沙門聶承遠道眞正書晉言以其年八月二

十有九日親自覆校當令大法光顯流布其有覽觀

吾文者曉暢譯妙法

聖法印經記 天竺名阿遮曇摩文圖

元康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月支菩薩沙門法護於酒

泉演出此經弟子竺法首筆受令此深法普流十方大

乘常任

賢劫經記

賢劫經永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月支菩薩竺法護從罽賔法門得是賢劫三昧手執口宣時竺法友從洛寄來筆受者趙文龍使其功德福流十方普遂蒙恩離於罪孽見是經者次見千佛稽受道化受菩薩決致無生忍至一切法十方亦爾大藏恃字函亦録

放光經記

惟昔大魏潁川朱士行以甘露五年出家學道為沙門出塞西至于闐國寫得正品梵書梵本九十章六十萬

餘言以太康三年遣弟子弗如檀晉字法饒送經梵本至洛陽住三年復至許昌二年後至陳留界倉垣水南寺以元康二年五月十五日衆賢者共集議晉世初流行諸梵本者于闐沙門無叉羅優婆塞竺叔蘭先先陳之玄周玄明共筆受正書九十章凡二萬八千二百有二十一言時倉垣諸賢者等大小皆勸刋行乃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寫都訖經義深奥又前後寫者參校不能善悉至太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沙門竺法寂來

至倉垣水北寺求經本寫時檢取現品五部并梵本與竺叔蘭更共考校書寫永安元年四月二十訖於前後所寫校最為差定其前所寫可更取校晉梵音訓暢義難通諸開士大學文生書寫供養諷誦讀者願留三思恕其不逮也

普曜經記

普曜經永嘉二年太歲在戊辰五月本齊菩薩沙門法護在天水寺手執梵本口宣晉言時筆受者沙門康殊

首楞嚴後記　東晉

咸和三年歲在癸酉涼州刺史張天錫在州出此首楞嚴經于時有月支優婆塞支施崙手執梵本支博綜衆經於方等三昧特善其志業大乘學也出首楞嚴須賴上金光首如幻三昧時在涼州州内正聽堂湛露軒下集時譯者龜兹王子世帛延善晉梵音延博解梵文妙音兼綜受者常侍西海趙瀟會水令馬亦内有大維總

持三人皆是俊德有心道德時在坐沙門諸淨寂光等

行涼州自屬辭辭旨如本不加文飾飾亦如明其道文

質兼唯聖有之耳

六卷泥洹記

摩竭提國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優婆塞伽羅

先見晉土道人釋法顯遠遊此土為求法故深感其人

即為寫此大般泥洹經如來秘藏願令此經流布晉土

一切衆生悉成平等如來法身義熙十三年十月一日

於謝司空石所立道場寺出此方等大般泥洹經至十四年正月一日校定盡訖禪師佛大跋陀手執梵本寶雲傳譯于時座有二百五十人

文殊師利發願經記

晉元熙二年歲在庚申於楊州鬬場寺禪師新出云外國四部衆禮佛時多誦此經以發願求佛道

關中近出尼二種壇文夏坐雜十二事并雜事共卷前中後三記　苻秦

卷初記云太歲巳卯鶉火之次十一月十一日在長安
出此比丘尼大戒其月二十六日記僧純於龜茲佛陀
舌彌許戒本曇摩侍傳佛念執梵慧常筆受卷中間有
缺少數字後記云此土無大比丘尼戒乏斯一部共一
萬言中土雖有五百戒比丘尼而戒是覔歷古今無有
異道似聖人所制法汰道林聲鼓而正之可謂法門之
棟梁也法汰去年亦令外國人出少許復不足行常㳿
州得五百戒一卷直戒戒複之似人之所作其義淺近

未及僧純曇充拘夷國來從雲慕藍寺於高德沙門佛圖舌彌許得比比丘尼大戒及授戒法受坐已下至剱慕法遂令佛圖舌為譯曇摩侍傳之乃知眞是如來所制也而不止五百數比丘戒有二百六十問侍所以言莫知其故也然以理推之二百五十及五百是舉全數耳又授比丘尼大戒文少將即用授大比丘法而出其異也八敬賴夷無二亦當依比足之耳亦當略授十七僧迦衛尸沙一章也又授比丘尼大戒尼三師教授師

更與七尼壇外問內法壇外問內法於事為重故外國師云壇外問當言正爾上場衆僧中當問汝汝當爾答壇上問則言令衆僧中問汝也正爾令曇充還拘夷訪授比丘尼大戒定法須報以為式也授六法文無乏也二師而已無教授師也

卷後又記云秦建元十五年十一月五日歲在鶉尾比丘闕

丘慈高德沙門佛圖古彌許得比授闕

及二歲戒儀從受坐至屬授諸雜事闕

佛圖卑為譯慧常筆受凡此諸事是所施 闕

為人師而不練此此無異於土牛後人也 闕

道人竺道曼於丘慈因此異事來與燉煌道人此沙門各各所住祠或二百或三百人為一部僧比丘尼向三百人凡有五祠各各從所使僧祠依准為界內無共說戒法也常暮說戒說戒之日比丘尼差二人往白所依僧云今日當說戒僧即差二人往詣比丘尼僧知人數還白大僧云比丘尼凡有若干於某祠清淨說戒普共聞知如是三白比丘

尼使自共行籌說戒如法僧事曇充云大齊說律六十日竟尼亦寄聽若遇說戒亦寄聽戒唯不與舍羅籌耳

七月十五日各於所止處受戒如法遣三人詣所依僧承受戒分齊耳其餘如僧法此與尼戒違將是不知也比丘尼當三受戒五百戒比丘尼滿十二歲乃中為師初受十戒時索二女師當使持律沙門授戒乃付女師令教道之次受二百五十戒年滿二十直使女三師授之耳威儀俯仰如男子受戒法無異也彌離尼受六法無三師沙彌亦無三師二師而已耳六法

云缺十謬傳之 受戒後周一年無誤失乃得受闕

受戒時三師七僧如中受時直使前闕 百

五十事合前為五百耳直授之不闕 儀委

曲也戒文如男子戒耳事事如之

八揵度阿毗曇根揵度後別記

斯經序曰其人忘因緣一品故闕文焉近自罽賓沙門

曇摩卑闍之來經蜜川僧伽禘婆譯出此品八揵度文

具也而卑云八揵度是體耳別有六足可自百萬言卑

誦二足令無譯可出慨恨良深秦建元十五年正月十九日於揚州瓦官佛圖記

僧伽羅刹集經後記

大秦建元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罽賔比丘僧伽跋澄於長安石羊寺口誦此經及毗婆沙佛圖羅刹翻譯秦言未精沙門釋道安朝賢趙文業研覈理趣每存妙盡遂至留連至二十一年二月九日方訖且婆須蜜經及曇摩難提口誦增一阿含并幻網經使佛念為譯人念

迺學通內外才辯多奇常疑西域言質謂此土好華每存瑩飾文句滅其繁長安公趙郎之所深疾窮校考定務存典骨既方俗不同許其五失梵本出 闕 外毫不可差五失如安公大品序所載余 闕 此卷後使知釋趙為法之至

菩薩波羅提木乂後記 姚秦

夫 闕 無始萬行始於戒信之玄兆是故天竺 闕 法師心首持誦什言此戒出梵網經中而

什闕

翫大方齊異學於迦夷淳風東扇故弘始三年秦王道契百王之業奉心大法於道遙觀中三千學士與什參定大小乘經五十餘部唯菩薩十戒四十八輕最後誦出時融影三百人等一時受行修菩薩道豈唯當時之益乃有累劫之津也故慧融書三千部流通於後代持誦相授屬諸後學好道之君子願末劫不絶共見千佛龍華同坐

大智論記

究摩羅耆婆法師以秦弘始三年歲在辛丑十二月二十日至長安四年夏於逍遥園中西門閣上為姚天王出釋論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乃訖其中兼出經本禪經戒律百論禪法要解向五十萬言并此釋論一百五十萬言論初品三十四卷解釋一品是全論其本二品巳下法師略之取其要足以開釋文意而巳不復備其廣釋得此百卷若盡出之將十倍於此

成實論記

大闕歲次豕韋九月八日尚書令姚顯請
闕九月十五日訖外國法師拘摩羅耆闕
自傳譯曇㬅筆受

大涅槃經記北涼

此大涅槃經初十卷有五品其梵本是東方道人智猛從天竺將來暫憩高昌有天竺沙門曇無讖廣學博見道俗兼綜遊方觀化先在燉煌河西王宿植洪業素心㝠契契應王公躬統士衆西定燉煌會遇其人神解悟

識請迎諸州安止内苑遣使高昌取此梵本命識譯出此經初分唯有五品次六品已後其本久在燉煌識因出經下際知部黨不足訪慕餘殘有梵道人應期送到此經梵本都二萬五千偈後來梵本想亦近具足但頃來國家殷猥未暇更譯遂少停滯諸可流布者經中大意宗塗悉舉無所少也今現已有十三品作四十卷為經文句執筆者一承經師口所譯不加華飾其經初後所演佛性廣略之閒耳無相違也每自惟省雖復西垂

深幸此遇遇此大典開解常滯非言所盡以諸家譯經之致大不允其旨歸疑謬後人是故竊不自辭輒作徒勞之舉冀少有補益闕　尋前後略舉初五品為私記餘致准闕

優婆塞戒經記

太歲闕　月二十三日河西王世子撫軍將軍録尚書事大沮渠興國與諸優婆塞等五百餘人共於都城之内請天竺法師曇摩讖譯此在家菩薩戒至秋七

月二十三日都訖秦沙門道養筆受願此功德令國祚無窮將來之世值遇彌勒初聞悟解逮無生忍十方有識咸同斯誓

二十卷泥洹記出智猛遊外國傳

智猛傳云毗耶離國有大小乘學不同帝利城次華氏邑有婆羅門氏族甚多其稟性敏悟歸心大乘博覽衆典無不通達家有銀塔縱廣八尺高三丈四龕銀像高三尺餘多有大乘經種種供養婆羅門問猛言從何來

荅言秦地來又問秦地有大乘學不即荅皆大乘學其
乃驚愕雅歎云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智猛即就其家
得泥洹梵本還於涼州出得二十卷

禪要祕密治病經記

河西王從弟大沮渠安陽侯於于闐國衢摩帝太寺從
天竺闕　乘沙門佛陀斯那其人天才特拔諸國獨
闕　兼明禪法内外綜博無籍不練故世闕
沮渠親面稟受憶誦無滯以宋孝闕

日於竹園精舍書出此經至其月二十日 闕

為濬越 大藏善字函亦録

華嚴經記 宋

華嚴經梵本凡十萬偈昔道人支法領從于闐國得此三萬六千偈以晉義熙十四年歳次鶉火三月十日於揚州司空謝石所立道場寺請天竺禪師佛度跋陀羅手執梵文譯梵為晉沙門釋法業親從筆受時吳郡内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為檀越至元熙二年六月十

日出訖凡再校梵本至大宋永初二年辛丑之歲十二月二十八日校畢大藏垂字函亦錄

摩得勒伽記

宋元嘉十二年歲在乙亥揚州聚落丹陽郡秣陵縣平樂寺三藏與弟子共出此律從正月起至九月二十日草成二十五日寫畢白衣優婆塞張道孫敬信執寫

八吉祥記

八吉祥經宋元嘉二十九年太歲壬辰正月三日天竺

國大闕

釋求那跋陀羅於荊州城內譯出此經闕

使持節侍中都督荊湘雍益梁寧南闕

事司空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南譙闕

爲檀越

善見律毗婆沙記南齊

齊永明闕

歲次實沈三月十日禪林比丘尼淨秀聞

僧伽跋陀羅法師於廣州共僧禕法師譯出梵本善見

毗婆沙律一部十八卷京師未有渴仰欲見僧伽跋陀

羅其年五月還南憑上寫來以十一年歲次大梁四月十日得律還都頂禮執讀敬寫流布仰惟世尊泥洹已來年載至七月十五日受歲竟於衆前謹下一點年年如此感慕心悲不覺流淚

百句譬喻經記

永明十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師求那毗地出修多羅藏十二部經中抄出譬喻聚為一部凡一百事天竺僧伽斯法師集行大乘為新學者撰說此經

道行經後記 後魏

光和二年十月八日河南洛陽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薩竺佛朔時傳言譯者月支菩薩支讖時侍者南陽張少安南海子碧勸助者孫和周提立正光二年九月十五

闕

城西菩薩寺中沙門佛大寫之 並出三藏經集

善住意天子所問經翻譯記 下並翻譯後魏

夫

闕

是依季行於此非賢豈伏三藏法師

毗

闕

烏萇剎利王種幼履慈蹤長躡悲跡攝

化闕

惡導善常為衆生不請之友執此法燈照彼昏暗魏皇都鄴崇福以資興和二年歲次實沈佛法加持出此經典名善任意天子所問建午閏月朔次丁丑戊寅建功乙巳畢功助譯弟子瞿曇流支對譯沙門曇林之筆庶俟存道敬法之賢如實印記示令不惑耳大藏裳字函

序迴諍論翻譯記

迴諍論者龍樹菩薩之所作也數舒盧迦三十二字此

論正本凡有六百大魏都鄴興和三年歲次大梁建辰之月朔次癸酉辛卯之日烏萇國人刹利王種三藏法師毗目智仙共天竺國婆羅門人瞿曇流支在鄴城内金華寺譯時日所費二十餘功大數凡有一萬一千九十八字對譯沙門曇林之筆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御史中尉勃海高仲密啟請供養具記時事以彰以聞令樂法者若見若聞同崇翻譯矣大藏華字函

轉法輪經優波提舍翻譯之記

轉 闕

優波提舍義門之名天親菩薩之

闕 憍陳如等義行此方必王其人魏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御史中尉勃海高仲密善求

闕 眞棟偽故請法師毗目智仙并其弟子瞿曇流

支於鄴城内在金華寺出此義門優波提舍興和三年

歲次大梁建酉之月朔次庚子十一日譯三千九百四

十二言沙門曇林對譯録記大藏次字函

三具足經優婆提舍翻譯記

施戒聞三備攝衆行是以如來說名具足法門深邃淺識未窺天親菩薩慈心開示唯顯經義弗釋章句是故名為優婆提舍昔出中國今現魏都三藏法師毗目智仙婆羅門人瞿曇流支愛敬法人沙門曇林於鄴城内在金華寺興和三年歲次辛酉月建在戌朔次庚午十三日譯千百十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御史中尉勃海高仲密啟請供養守護流通大藏造字函

寶髻經四法優波提舍翻譯記

寶髻經者是大集中之一集也其宗四法玄深奥密天親菩薩闕　其門是故名爲優波提舍聖自在力行之闕

會出於此令興和三年歲次辛酉闕

烏萇國人刹利王種三藏法師毗目智仙共天竺國婆羅門人瞿曇流支護法大士魏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御史中尉勃海高仲密愛法闕　沙門曇林道俗相假於鄴城内金華寺譯四千九百九十七字　大藏弗字函

毗耶娑問經翻譯記

菩薩方便攝化衆生必以大悲引邪從正毗耶娑仙即其人也為導羣迷令識因果將諸異見至如來所歸命諮啟聽聞正法因其請說即以名經故因此部毗耶娑問魏尚書令儀同高公懸諸錯習示其歸則簡集能人善辭義者在宅上面出此經典求正法人沙門曇林婆羅門名瞿曇流支興和四年歲次壬戌月建在申朔次乙丑畢功凡有一萬四千四百五十七字大藏推字函

金色王經翻譯記

釋迦如來本生無量且於一時作金色王檀行因緣自致成佛說施法門引彼為證因名此經為金色王魏尚書令儀同高公敦捨之心任齊金色為開此門普示一闕

上面出斯妙典沙門曇林瞿曇流支興闕

戊月建在酉朔次乙未癸丑日譯闕

一十四字大藏忘字函

第一義法勝經翻譯記

夫闕　善根涅槃經云供佛二恒魏尚書令儀同高公重法心成生上財想博採梵文廣崇翻譯且第一義法勝經者諸法門中此其髓也公意慇誠感之題額沙門曇林瞿曇流支與和四年歲次壬戌九月一日甲子換文始末四功質義乃定五千五百七十六字

大藏貞字函

不必定入定入印經翻譯記

出世智道亦名為印此經印義或然不然私情有措未

許官用何者私情令且當向發心修行證會名入所乘强劣有定不定聖說定入說不定入言義如是決定名印說如是故名如是經其門要密通必有寄魏尚書令儀同高公深知佛法出自中天翻為此典萬未有一采棟集人在第更譯沙門曇林瞿曇流支興和四年歲次降婁月建在戌朔次甲子壬午之日出此如左九千一百九十三字大藏法字函

順中論翻譯記

諸國語闕

音正彼言那伽夷離淳那此云龍勝名

人言龍樹者片合一箱未是全當闕

師依大般若而造中論衆典於義闕

師名阿僧佉解未解處别為此部魏闕

公延國上賔瞿曇流支在第供養正通佛闕

曇林出斯義論武定元年歲次癸亥八月十日丙寅

揮辭凡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字大藏移字函

正誣論弘明集載牟子理惑論後案稱石崇周嵩則晉以下人撰也

有異人者誣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愍彼西戎西戎父子聚麀貪婪忍害昧利無恥侵害不厭屠裂羣生不可遜讓厲不可談議喻故具諸事云云又令得道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殺生斷其婚姻使無子孫伐戎之術孰良於此云云正曰誣者既云無佛復云文子有神通復云有得道弟子能變化恢廓盡神妙之理此真有胸無心之語也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經云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

存綿綿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梵語晉言無為也若佛
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請道德之
經耶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 闕 元始也安有
弟子神化而師不能乎且 闕 以道莅之遠
人不服則綏以文德不 闕 以除暴止戈
拯濟羣生行小殺以 闕 秋之世諸侯征
伐動仗正順敵國 闕 彰其過總義兵以臨
罪人不以闇昧而行 闕 服則柔而撫之不苟婬刑

極武勝則以喪禮居之殺則以悲哀泣之是以深貶誘執大杜絶滅之原若懐惡而討不義假道以成其暴皆經傳變文譏貶累見故會宋之盟抑楚而先晉者疾衷甲之詐以崇咀信之美也夫敵之怨惠不及後嗣惡止其身四重罪不濫此百王之明制經國之令典也至於季末之將佳兵之徒悖道薄德衰始任詐力競以譎詭之計濟殘賊之心野戰則肆鋒極殺屠城則盡坑無遺故白起刎首於杜郵董卓屠身於宫門君子知其必亡

舉世哀其灰戮兵之弊也遂至於此此為可痛心而長
歎者矣何有聖人而欲大縱陰毒翦絕黎元者哉且十
室容賢而況萬里之廣重華生於東夷文王出乎西羌
聖哲所興豈有常地或發音於此黙化於彼形教萬方
而理運不差原夫佛之所以夷跡於中岳而曜奇於西
域者蓋有至趣不可得而縷陳矣豈闕疾敵之强
而其欲覆滅使無孑遺哉此闕不蠲良淑
縱火中原蘭稸俱焚桀紂闕縱令異國

信多惡逆以暴易暴又闕　此為辭適足

肆謗言眩愚豎豈允闕　難乎

又誣云闕　欺之天有三十二重云云又妄牽樓炭

經云諸天之宮廣長二十四萬里面開百門門廣萬里

云云正曰佛經說天地境界高下階級悉條貫部分敘

而有章而誣者或附著生長枉造偽說或顛倒淆亂不

得要實何有二十四萬里之地而容四百萬里之門乎

以一事覆之足明其錯謬者多矣臧獲牧豎猶將知其

不然况有識乎欲以見博秪露其愚焉

又誣云佛亦周遍五道備犯衆過行凶惡猶得佛此非

怖為惡者之法也又計生民善者少而惡者多惡人輒

死輒充六畜爾則開闢至今足為久矣今畜宜居十分

之九而人種已應希矣正曰誠如所言佛亦曽為惡耳

令所以得佛者改惡從善故也若長惡不悛迷而後遂

往則長夜受苦輪轉五道而無解脫之由矣今以其能

掘衆惡之栽滅三毒之燼修五戒之善盡十德闕

之累劫倦而不已曉了本際暢三世空闕
虛外無為之場耳計天下蜫蟲之數闕
在九州之内若毫末之在馬體闕　　故
天地之性以人為貴榮期所以闕　　貴賤之
分明也令更不復自賴於人類不闕　畜生以芻水
為甘膳以羈絡為非適安則為之無所多難也
又誣云有無靈下經無靈下經妖怪之書耳非三墳五
典訓誥之言也通才達儒所未究覽也三曾五祖之言

又似解奏之文此殆不詰而虛妄自露矣今且聊復應之凡俗人常謂人死則滅無靈無鬼然則無靈則無天曹無鬼則無所收也若子孫奉佛而乃追譴祖先祖先或是賢人君子平生之時未必與子孫同事而天曹便收伐之令顏冉之尸羅枉戮之痛仁慈祖考加虐毒於貴體此豈聰明正直之神乎若其非也則狐貉魍魎婬厲之鬼何能反制仁賢之靈而困禁戒之人乎以此為誣鄙醜盡矣

又誣云道人聚斂百姓大構寺塔華飾奢侈糜費而無

益云云正曰夫教有深淺適時應物悉已備於首論矣

請復申之夫恭儉之心莫過堯舜而山龍華蟲黼黻絺

繡左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五

色比象昭其物也故王者之居必金門玉陛闕

乎凡庶令貴賤有章也夫人情從闕

鼓鼙之音覩羽麾之象則思將師之臣闕

聲觀庠序之儀則思朝廷之臣遷地易觀闕　俱變

令悠悠之徒見形而不及道者莫不貴嵩高而忽仄陋是以諸奉佛者仰慕遺跡思存髣髴故銘列圖像致其虔肅割捐珍玩以增崇靈廟故上士遊之則忘其蹄筌取諸遠味下士遊之則美其華藻玩其炳蔚先悅其耳目漸率以義方三塗汲引莫有遺逸猶器之取水隨量多少唯穿底無當乃不受耳

又專誣以禍福為佛所作可謂元不解矣聊復釋之夫吉凶之與善惡猶善惡之乘形聲自然而然不得相免

也行之由已而理玄應耳佛與周孔但共明忠孝信順從之者吉背之者凶示其渡水之方則使資舟檝不能令步涉而得濟也其誨人之法救厄死之術亦猶神農唱粒食以充饑虛黄帝垂衣裳以禦寒暑若閉口而望飽裸袒以求温不能强與之也夫扁鵲之所以稱良醫者以其應疾投藥不失其宜耳不責其令闕民也且扁鵲有云吾能令當生者不死非能令當死者必生也若夫為子則不孝為臣則不忠闕而不悟

進良藥而不御而受禍臨死闕　深恨良

醫非徒東走其勢投穽矣

又誣云闕　在京洛者多矣而未曾聞能令主上延

年益壽上不能調和陰陽使年豐民富消菑却疫克靜

禍亂云云下不能休糧絶粒呼吸清醇扶命度厄長生

久視云云正曰不然莊周有云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

所無柰何審期分之不可遷也若令性命可以智德求

之者則武周二子足令文父致千齡矣顔子死則稱天

喪予惜之至也無以延之耳且陰陽數度期運所當百六之極有時而臻故堯有滔天之洪湯有赤地之菑涿鹿有漂櫓之血坂泉有橫野之屍何不坐而消之救其未然邪且夫熊經鳥曳導引吐納輟黍稷而御英藥吸風露以代餱糧俟此而壽有待之倫也斯則有時可夭不能無窮者也沙門之視松喬若未孩之兒耳方將抗志於二儀之表延祚於不死之鄉豈能屑心營近與涓彭爭長哉難者苟欲騁飾非之辯立距諫之强言無節

奏義無宮商嗟夫北里闕　惡緑之奪黄也其餘噪

之音曾無紀綱闕　之章闕

者合兵於徐州刺史陶謙謙使之

闕　遂斷盜官以自利入大起佛寺闕

酒食云云後為劉繇所攻見殺云云正曰闕

待繩約而自縛也夫佛教率以慈仁不殺忠信不

愆廉貞不盜為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遹者凶而融

阻兵安忍結附寇逆犯殺一也受人使命取不報主犯

欺二也斷割官物以自利入犯盜三也佛經云不以酒為惠施而融縱之犯酒四也諸戒盡犯則動之死地矣譬猶吏人解印脫冠而橫道肆暴五尺之童皆能制之矣笮氏不得其死適足助明為惡之獲殃耳

又誣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誅云云正曰石崇之為人余所恚也憍盈躭酒放僣無度多藏厚斂不恤惸獨論才則有一割之利計德則盡無取焉雖託名事佛而了無禁戒即如世人貌清心穢色厲內荏口詠禹湯

而行偶桀紂自貽伊禍又誰之咎乎

又誣云周仲智奉佛亦精進而竟復不蒙其福云云正

曰尋斯言似乎幸人之菑非通言也仲智雖有好道之

意闕

受戒為弟子也論其率情亮直具涉儁闕

有強梁之累未合道家嬰兒之旨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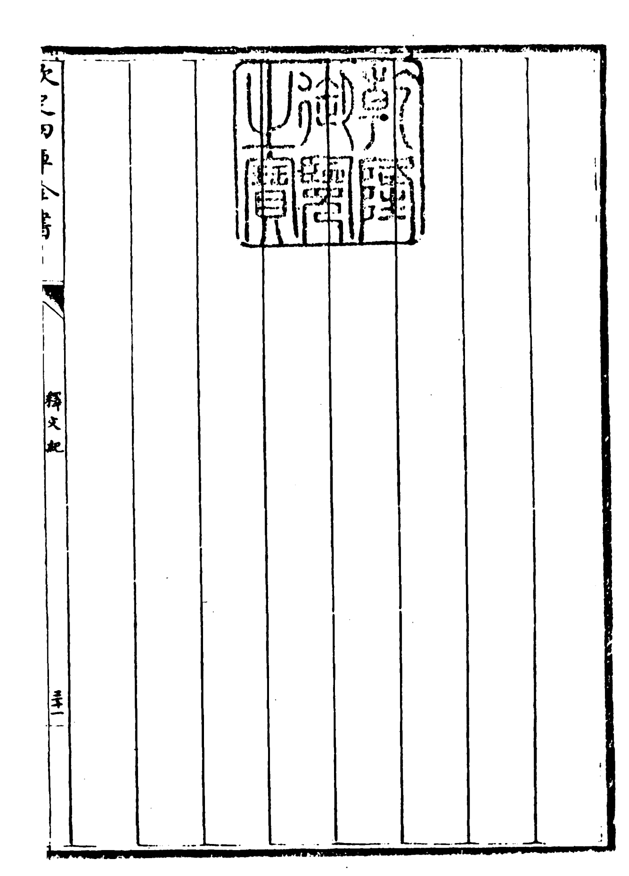
喪敗理耳縱如難者之言精闕

何異顏項夙夭夷叔餧死比干盡忠而有剖心

之禍申生篤孝而致雉經之痛若此之比不可勝計孔

子云仁者壽義者昌而復或有不免固知宿命之證至矣信矣

又訵云事佛之家樂死惡生屬纊待絶之日皆以爲福禄之來無復哀慼之容云云正曰難者得無隱心而居物不然何言之逆乎夫佛經自謂得道者能玄同彼我渾齊脩短涉生死之變泯然無槩步禍福之地而夷心不坦樂天知命安時處順耳其未體之者哀死慎終之心乃所以增其篤也故有大悲宏誓之以下缺


乾隆御覽之寶

釋文紀卷四十五